

夜光杯



静待花开 (水墨)

朱应

和几位朋友聚餐,聊到鲥鱼,一向名贵,以大为美。不少故事提到“下面人”为了巴结权贵,将获得的特大鲥鱼“进贡”奸臣严嵩(或贾似道之流),管家让送礼者把鱼直接搬进厨房,送礼者沾沾自喜,但到了厨房一看,傻眼了,别人送来的鲥鱼,每一条都比自己的大。

我的祖籍富阳边上的富春江及长江(镇江段)所产鲥鱼味美绝伦,但现在几乎吃不到了。鲥,音时,说明它有季节性,只在端午节之前出现。此鱼出水就死,不能搁置。一天色变;二天香变;三天味变,不能吃了。新马一带吃的鲥鱼叫“刺壳”,多产自缅甸、孟加拉。有次蔡澜先生来新,在某餐馆吃饭,老板殷勤,上了“刺壳”,蔡澜开口就说“假鲥鱼”。实际上,不能称“刺壳”为假鲥鱼,它是鲥鱼家族的一种,虽没有长江和富春江鲥鱼珍贵,但也非常鲜美,价格不菲。我一位食家朋友,非常喜欢“刺壳”,他认为

在我居住的小区附近,有一位卖酒酿的大嫂。大嫂来自贵州,不到160厘米的个子,剪着短发,身上系着围裙,双手戴着袖套,黝黑的脸上写满了沧桑,一眼便能看出曾经是干农田活的。大嫂来上海卖酒酿30年了,已经能够听懂上海话,但是不会说。

大嫂在上海租房子住,每天推着小车来来回回,刮风下雨也不中断。大嫂在一家馒头店借了个摊位。每天要等到馒头店打烊,大嫂的酒酿才能够开始售卖,这个时候,已经临近中午11点了。晚上一直要到天完全黑了下來,才踏着路灯下的灯光回家。如此辛苦,如此执着,为的是生计。大嫂告诉我,她们村子有20多人外出谋生,都是制作、售卖酒酿,这些人大都去了上海及苏浙一带,很少有人跑过长江以北。靠着夫妻两人这营生,在老家盖起了房子。

大嫂的酒酿米粒饱满,口味纯正,有甜味,不腻,凭着质量与信誉赢得了口碑。一些原来住在附近的人搬走了,仍然过来购买大嫂的酒酿。还有人听人介绍,开车从老远地方过来购买酒酿。听大嫂讲:她做酒酿全部用的是糯米,不掺和米。掺了大米口味就不醇正了。做酒酿要经过淘米、浸泡、蒸熟、发酵等诸多环节,历经三天才能完成。上乘的酒酿应该是微甜酒香、浓郁味醇。大嫂的酒酿盛放在褐色的陶瓷大缸内,顶上盖着玻璃盖。一缸可盛放30斤酒酿,在平常日子里,一天可卖掉2-3缸酒酿,春节期间销路大增,每天卖20缸不成问题。大嫂与老公的分工是“男主内女主外”,老公在家里制作酒酿,大嫂则承担出摊售卖酒酿。在大嫂的摊位上,除了酒酿,还顺带出售八宝饭、小圆子、咸鸭蛋。酒酿是一种季节性很强的食品,炎热夏季吃的人很少,大嫂便歇业。每年6月回老家,直到国庆节再来上海,到那时,酒酿销售旺季来临,大嫂的酒酿摊重新开张迎客。

大嫂做的是小本生意。她深知做生意信誉为本,决不能做偷工减料、让顾客吃亏的事情。当顾客前来购买酒酿,大嫂就用勺子将酒酿从缸里轻轻地舀出来装进食品袋。这时,她总是尽量将汤水撇出,不使汤水与酒酿一起过秤。在称重完了以后,再勺上几勺汤水倒进食品袋,让顾客带走。她心里想的是,顾客来买的是酒酿,不是汤水,两者一起过秤,吃亏的是顾客。大嫂的酒酿每斤卖9元,春节期间生意好了,需求量大增,供不应求,要加班加点才能满足供应,势必令人更加疲惫。这时候,酒酿售价也会提上去。但也不是一下子就提到位,从9元逐步提价,最高至12元。过了正月十五,重新回落到9元。对此,顾客们都十分理解,权当是给大嫂发点奖金。而对于一些商家只有涨价不见回薄的销售策略大伙颇有微词。

贵州与上海对口扶贫结对。对此,大嫂也知道。她说上海医生、教师到贵州服务,还有项目、资金,贵州脱贫离不开上海的帮助。大嫂说这话时,眼光里露出来的是真诚与感激。而大嫂在上海30年,感受到的何尝不是上海人的包容与善意呢!

比天价的“忘不了”鱼(产自砂拉越)更加鲜美。他的原话:吃了“刺壳”才真正忘不了。我相信这位食家的口味和品位。

《金瓶梅》里写到“糟流”,管家让送礼者把鱼直接搬进厨房,送礼者沾沾自喜,但到了厨房一看,傻眼了,别人送来的鲥鱼,每一条都比自己的大。

鲥鱼及“三五恨”

何华

鲥鱼”,把鲥鱼拿来糟了吃,似乎有点糟蹋,浓郁的糟味掩盖了鲥鱼的清甜本味,《金瓶梅》里的饮食到底不如《红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里也有糟货,但糟的是鹅掌鸭信,这就对了。

刘宝瑞的单口相声至今没人超越,他有“单口大王”之称。《珍珠翡翠白玉汤》《连升三级》《黄半仙》等经典段子百听不厌。刘先生有个名段《官场斗》,说和坤和刘罗锅之间的明争暗斗,其中有一节“圣宴开板口就说“假鲥鱼”。实际上,不能称“刺壳”为假鲥鱼,它是鲥鱼家族的一种,虽没有长江和富春江鲥鱼珍贵,但也非常鲜美,价格不菲。我一位食家朋友,非常喜欢“刺壳”,他认为

一天一夜时间就到北京了。这快马加鞭的节奏,和杨贵妃吃岭南荔枝有一比。这一年镇江贡来的鲥鱼,从中挑选出三条最新鲜,没有变色的,一尾奉献太后,一尾乾隆自用,剩下一尾赐给和珅刘墉分食。刘墉用计,令和珅抢去鱼头,自己得了美味的鱼身。饭桌上,大家由鲥鱼又聊到“三恨”,其实三恨源于宋人的“五恨”。宋朝僧人惠洪(俗家姓彭)有一本《冷斋夜话》,书里提到他的叔叔彭渊材有“五恨”:

“一恨鲥鱼多骨,二恨金橘带酸,三恨蔬菜性冷,四恨海棠无香,五恨曾子固不能诗。”现在想想金橘带酸、蔬菜性冷,也谈不上什么恨不恨的,那是彭渊材的个人爱恨,没有普遍意义。曾巩文章写得好,入了唐宋八大家,他不善作诗,也没关系吧。张爱玲三恨中的两恨(鲥鱼多刺、海棠无香)来自

在传统意义的上海概念中,石库门始终是特色之一,几十年前,一幢石库门,无论是客堂、厢房,还是前楼、后楼,抑或亭子间、三层阁,就是晒台、天井等,凡是适合人类居住或不适合居住的地方,都塞满了以家为单位的社群。而家家户户无论做什么事,一墙之隔甚至一板之隔的邻居都听得一清二楚。而让彼此融合在一起,能够找到交流点的,还数一幢石库门里群居中的公共灶披间。

灶披间作为公用面积,放着楼上楼下各家各户的煤球炉,各家各户每日的饭菜都从这里出炉,各家各户的味道也在这里弥漫、融合,从中折射出各家各户的生活水准,对吃喝的态度以及烹调水平。而最具有人情味的,无疑是张家包了馄饨,李家包了粽子,王家蒸了馒头,整幢石库门家家户户有份。对石库门居民来说,吃下去的是味道,留在心间的是人情。

时过境迁,石库门一间间消失,代之而起的,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层。方寸间鸡犬相闻,左右时老死不相往来,似乎是城市高层的写照。

再听一首协奏曲就好

潺潺里,走过来的幼童头戴花冠,千山醒来万海绿浪,帆白天蓝,几十把小提琴拉出的草原上野花一片……纵然此刻,我们一无所有一无余,也是快乐的。至最后乐章,钢琴潺

孩子在家上网课,起初挺有规律,随着时间推移,一家三口甚至更多人口在同一屋檐下朝夕相处,矛盾往往一触即发。有些父母遇到孩子不听话,尤其是反复讲不听的问题,很容易失去耐心,动不动“河东狮吼”,自以为树立了威信,事实上有理不在声高,吼孩子并不能让孩子心服口服,更别说改变孩子的坏习惯了。

孩子上网课的时候三心二意,偷偷看手机、玩游戏,这大概是最让父母头疼的问题了,让他们焦头烂额又心力交瘁的是,无论怎样严防死守,严厉呵斥,孩子都能找到学习中浑水摸鱼的偷闲时间。

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“南风效应”:北风和南方比威力,看谁能先让行人脱掉大衣。北风吹出了阵阵刺骨的寒风,结果行人因为畏寒反而把大衣裹得更

这里,她又加了一根“红楼未完”。

中国文字很是微妙,这里的恨其实就是憾恨,不是憎恨,而且重点落在憾字上。生活中,我们常

从灶披间到移动“交通站”

赵竺安

这种距离感却如被如今正在现实中发生的疫情所打破。本着不接触的宗旨,电梯也就有了新使命,成了上下移动的“交通站”,原已消失几十年的“上海味道”竟然随着移动“交通站”的到来又变得浓郁起来。不知什么时候,“交通站”地板上,就多了一袋菜、一堆药、一瓶消毒水……接头暗号随着手机发出的微信在彼此间、在楼组群间传递,“503室,你缺大白菜,给您放电梯里了,记得拿。”“602室,药放到电梯了,赶紧拿了用。”“1001室,团购的面包到了,放电梯了。”而各个楼层会出来一些人,默契地戴着口罩,拿着手机,开门,按电梯按钮,进电梯捡拾物品,提着大包小袋离开,家门口喷消毒水,趁着杀菌间隙,给对方或楼组群回微信,“兄弟,收到了,谢了。”“楼组长,感谢您,感谢志愿者。”“姐姐,真心谢谢你。”人与人虽然不谋面,那种拿着筷子,彼此在灶披间尝一口菜肴,端着刚出水的自包馄饨送给左邻右舍的石库门情结恍然再现。

其实,一栋高楼大厦,不也就是一条里弄吗?

十把大提琴、中提琴出场,所有的神暴动了,被定音鼓一声雷霆,世界又重新恢复秩序,宛如人类失智怒砸杯盘,面对一地碎屑,一颗心终于平静下来。身患胃病的阿巴多满头大汗,格里莫提前用钢琴为他送行。

常把“憾”升级为“恨”,这就不好了。憾,在所难免;恨,尽量化解。其实,所有的恨,都应该转为憾恨。这样的话,世界就只有反省,太平无事了。

这种距离感却如被如今正在现实中发生的疫情所打破。本着不接触的宗旨,电梯也就有了新使命,成了上下移动的“交通站”,原已消失几十年的“上海味道”竟然随着移动“交通站”的到来又变得浓郁起来。

不知什么时候,“交通站”地板上,就多了一袋菜、一堆药、一瓶消毒水……接头暗号随着手机发出的微信在彼此间、在楼组群间传递,“503室,你缺大白菜,给您放电梯里了,记得拿。”“602室,药放到电梯了,赶紧拿了用。”“1001室,团购的面包到了,放电梯了。”而各个楼层会出来一些人,默契地戴着口罩,拿着手机,开门,按电梯按钮,进电梯捡拾物品,提着大包小袋离开,家门口喷消毒水,趁着杀菌间隙,给对方或楼组群回微信,“兄弟,收到了,谢了。”“楼组长,感谢您,感谢志愿者。”“姐姐,真心谢谢你。”人与人虽然不谋面,那种拿着筷子,彼此在灶披间尝一口菜肴,端着刚出水的自包馄饨送给左邻右舍的石库门情结恍然再现。

其实,一栋高楼大厦,不也就是一条里弄吗?

十把大提琴、中提琴出场,所有的神暴动了,被定音鼓一声雷霆,世界又重新恢复秩序,宛如人类失智怒砸杯盘,面对一地碎屑,一颗心终于平静下来。身患胃病的阿巴多满头大汗,格里莫提前用钢琴为他送行。

余华出访谈集了,书名叫《我只要写作,就是回家》。这个家,是浙江省海盐县。他在书中坦言“决定我今后生活道路和写作方向的主要因素,在海盐的时候已经完成了”“不管我写什么故事,里面所有的人物和所有的场景都不由自主地属于故乡”。这篇访谈发生于1998年。而这句话也在余华的后续创作中得到验证,比如《文城》。《文城》是2021年3月出版的,一年多来销量已破一百万册,这么短的时间内,这么巨大的销量,对纯文学作品来讲是不可想象的,但是余华做到了。

我想说的是关于《文城》之前的故事。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前主编朱伟曾在《重读八十年代》一书中回望了余华的写作,题为《余华: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旅程》,结尾处,他提及余华一部写了近二十年的小说,是一个清末民初的故事。2020年10月11日晚,余华在回海盐探亲期间又谈起这个“清末民初的故事”,他说:“10月初写完了,已交给出版社,预计明年(注:2021年)春天出版。”

得知是一部长篇小说,我便将其前五部长篇的名字回想了一遍,《在细雨中呼喊》《活着》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《兄弟》《第七天》,小说名字简洁有力,几乎每部都很经典。想到这,我忍不住问了一句:“余老师,新长篇名字定了没?”余华毫不掩饰地说:“现在的名字叫《南方往事》,但不是最满意,还没最终确定。”

“南方往事”,这四个字凑在一起,背后会有一个怎样的故事?我能联想到的是两部作品,一部是小说《南方高速公路》,一部是电影《美国往事》。因为余华在访谈和写作中谈到过,科塔萨尔的《南方高速公路》是他认为必读的十部中篇小说之一,而拍《美国往事》的意大利导演赛尔乔·莱翁,每一部片子也都是经典。

总之,落脚点不管是在“南方”,还是“往事”,大概率与余华的故乡海盐脱不开关系。余华的写作场景常常出现在我的想象之中——他在北京的书房中,坐定,打开电脑,进入虚构之境,但必然要设定场域,或说找到一把切入叙述的钥匙,这个场域或钥匙往往就是海盐。当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地说道:“我只要写作,就是回家。当我不写作的时候,我才想到自己是在北京生活。”

那天晚上在海盐,我们聊到了千亩荡,那是海盐西北片的宽广水域,也是五十万海盐百姓的饮用水源地。当我们聊到“千亩荡”这几个字眼时,余华自然吐露道:“我最新的这部小说,开篇就是万亩荡,我把它写得比千亩荡更大一些。”说到这里时,我就知道,余华不单单是那晚回到了海盐,他在海盐之外的任何地方写作时,往事与记忆早已带他回过海盐千百次了。小说最终出版的名字叫《文城》,源自小说中的一个地名,是余华夫人陈虹女士的建议,一如余华此前的五部长篇小说名字,依然简洁、有力,这次更多了一份想象的空间。

2021年4月25日,我由海盐赴上海听讲,长乐路上的朵云书店·戏剧店,余华与《收获》杂志主编程永新、评论家潘凯雄、医生张文宏围绕“江南的文学、阅读与日常”展开一场对话,已问世的《文城》固然成了热聊话题。那天下午阳光很好,读者们戴着口罩,排队,购书,听讲,大笑。当晚,我返回海盐。三天后,我又从海盐出发,赴上海将余华接回海盐。在回乡的高速上,我问余华:“现在睡觉做梦,还会不会梦到海盐?”他答道:“会有。有时候是梦到熟悉的过去,熟悉的人,有时候是梦到熟悉的景物。有一次一个梦特别奇怪,是我跟我老婆、儿子三个人。你看,我儿子现在都有二十多岁了。我们三个人居然一起在我小时候的海盐。那时候我醒来以后还很奇怪,我还跟我老婆说了,那个时候我怎么会想到你们两个呢,你看,完全是,梦跟时空是没有关系的。”

《文城》之前

周伟达



我想说的是关于《文城》之前的故事。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前主编朱伟曾在《重读八十年代》一书中回望了余华的写作,题为《余华: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旅程》,结尾处,他提及余华一部写了近二十年的小说,是一个清末民初的故事。2020年10月11日晚,余华在回海盐探亲期间又谈起这个“清末民初的故事”,他说:“10月初写完了,已交给出版社,预计明年(注:2021年)春天出版。”

得知是一部长篇小说,我便将其前五部长篇的名字回想了一遍,《在细雨中呼喊》《活着》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《兄弟》《第七天》,小说名字简洁有力,几乎每部都很经典。想到这,我忍不住问了一句:“余老师,新长篇名字定了没?”余华毫不掩饰地说:“现在的名字叫《南方往事》,但不是最满意,还没最终确定。”

“南方往事”,这四个字凑在一起,背后会有一个怎样的故事?我能联想到的是两部作品,一部是小说《南方高速公路》,一部是电影《美国往事》。因为余华在访谈和写作中谈到过,科塔萨尔的《南方高速公路》是他认为必读的十部中篇小说之一,而拍《美国往事》的意大利导演赛尔乔·莱翁,每一部片子也都是经典。

总之,落脚点不管是在“南方”,还是“往事”,大概率与余华的故乡海盐脱不开关系。余华的写作场景常常出现在我的想象之中——他在北京的书房中,坐定,打开电脑,进入虚构之境,但必然要设定场域,或说找到一把切入叙述的钥匙,这个场域或钥匙往往就是海盐。当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地说道:“我只要写作,就是回家。当我不写作的时候,我才想到自己是在北京生活。”

那天晚上在海盐,我们聊到了千亩荡,那是海盐西北片的宽广水域,也是五十万海盐百姓的饮用水源地。当我们聊到“千亩荡”这几个字眼时,余华自然吐露道:“我最新的这部小说,开篇就是万亩荡,我把它写得比千亩荡更大一些。”说到这里时,我就知道,余华不单单是那晚回到了海盐,他在海盐之外的任何地方写作时,往事与记忆早已带他回过海盐千百次了。小说最终出版的名字叫《文城》,源自小说中的一个地名,是余华夫人陈虹女士的建议,一如余华此前的五部长篇小说名字,依然简洁、有力,这次更多了一份想象的空间。

情感上也被隔离了,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,会表现得比以往更加“黏人”或者“叛逆”来引起父母的注意。在这种情况下,父母的表现很重要,家庭成员的气氛是会相互传染的。如果父母的情绪稳定,乐观积极,孩子自然会慢慢放下焦虑。

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关注小区抗疫志愿者的行动,引导孩子收看一些正面积极的新闻报道,用科学的数据向孩子解释这次疫情,让他们明白疫情并不可怕,我们终将通过自身的努力克服困难,迎接风雨过后的彩虹。这样耐心细致、和风细雨地教育孩子,要比“河东狮吼”有效得多。

十日谈

走进心灵花园 责编:徐婉青

如何找到新的节奏,明日请看本栏